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一目錄

儒行十七

杜芾

陳鉉

鄧元昌 朱昌圖

姜國霖 王允中

陰承方

崔元森

任德成

孫占鼇

任瑗

陳惠

楊履基

余世本 段起玲
何浩然

劉志騫

沈執中

戴祖啟

補錄

段起玲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禮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七

杜芾

先生諱芾字仲芟汝州人自署書屋曰省室因號爲省室幼而穎異長益聰慧讀輒一過不忘甫成童遊庠弱冠食餼歲科試每居首乾隆癸未以明經爲歲進士應授教職辭不就隱居授徒讀書自娛春風龍山兩書院歷聘掌教學徒幾以千數四方知名之士循循雅飭者皆先生弟子也歲壬子予設教於父城西之古杏花村初冬叔子作德詣予言先生墓碑未立以文見屬予愧學淺而

義不可辭迴憶親炙時所見於先生所聞於先生及所傳於先生者謹約陳之居常布衣疏食處之晏如絕營競心接人則藹乎其容無傲慢色宅近市往來館中必過市市人竊識之絕未見其旁矚而睨視也教人以經學爲先史傳次之藝文又次之剖析精粹寒暑不倦爲文則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諸子百家醫卜星象無不縱橫博覽而知其要然終不以是自矜嘗謂士人讀書必當有不朽處非僅以舉業畢乃事也故其詩有夕夢郭林宗下牀荅我拜言人持氣節士品何由壞之句可以知先生志之所存而行之所著矣他若昆弟讓產捐金贖女盛德之舉未易更僕數也享壽七十有九所著有禮記類編太極新圖新說詩賦古文若干卷嗟乎

生切泰山北斗之仰沒深哲人梁木之傷先生之德不借言以顯
而言又不足以盡先生略述見聞勒諸隴頭俾經杜墳者如過董
墳必下馬云爾

右墓表闕撰人名氏

書法苑圖人字

書法苑圖人字

書法苑圖人字

書法苑圖人字

陳鉉

嗚呼自科舉之法行士大夫習其業者非孔孟之書不觀非程朱之說不用國無異學學無它師真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矣然學者自就傳而後粗涉章句卽從事於應舉之文父師所講授無過庸輒翫散之詞得其形似便可以致顯榮轉不如詩賦策論之難工由是六經諸史束之高閣卽四書之義亦可勿深求譬猶苾芻誦經禮懺志在乞食而不在修行蒙竊憂焉攷元時始以四書義取士當時士大夫謂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者眾則爲其道者將多迄今垂五百年自通都大邑以至窮鄉蠻徼無不知誦四書尊程朱而未見有爲其道者所誦者禮義所好者名利豈口耳之

果無與於身心歟何其相戾之甚也於此有人焉能究心於四書以自淑其身而不爲科舉之學可不謂豪傑之士乎太倉之南鄉有陳君宏猷者幼而穎敏年二十五慨然有求道志或勸應童子試謝不應家貧教授生徒手四書一編晨夕研討雖燕居衣冠必正數十年如一日鄉里笑其迂稱爲小朱文公均以爲誠然歛然曰吾無其實敢有其名乎甯化雷公鉉視學江蘇均攜所著四書析疑往謁雷公延以賓禮畱署中講論無虛日以爲相見晚也君自少時好談易繼乃專力於四書晚年復作四書就正錄其言平易非儒先之說不道也閒出一二新意或疑與註異則曰明經當以理爲主與其屈經從註何如舍註從經耶明季陳孝廉確庵以

講學名或言君爲確庵之後君悚然曰非也然豪傑之士必有待而興乎其立志如此君諱鉉宏猷其字其卒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三葬於十七都七圖鹽鐵塘今之士大夫諱言道學思無實而冒其名或藉以梯進干譽爲世所輕詭然聖賢之書具在優而柔之厭而飫之終身不怠而未嘗志於祿利與世競一日之名若陳君者誠加於人一等哉子居嘉定西鄉之望仙橋去其廬不二十里顧未嘗與君識面君旣沒門弟子王濤持其遺書請予文表其碣予嘉濤之不忘其師重違濤意而爲之辭蓋師死而不之背亦今人之所難也

右墓碣錢大昕撰

其後而不及其後今人之視也

其後而不及其後今人之視也

其後而不及其後今人之視也

其後而不及其後今人之視也

其後而不及其後今人之視也

其後而不及其後今人之視也

其後而不及其後今人之視也

其後而不及其後今人之視也

其後而不及其後今人之視也

鄧元昌 宋昌圖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慕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居贛州府城爲贛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氣思以文章自名爲制藝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以爲能年十七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人禽門忍不自返何哉自是澄心默坐以觀理飭言動嚴視聽以劇習博攷圖籍約之程朱之遺書以崇其知端本於閨門敦行孝弟勤睦嫻任恤之行以求仁确然沛然不沮於俗不疑於心憺怕齷平以此自終嗚呼若先生豈非振古豪傑之士與贛在萬山中文明所被者微矣宋周濂溪先生過化贛南未聞從遊之士有贛人焉明陽明王先生講學軍

門而零始有何黃袁管四先生出至養愚李先生乃粹然一以朱子爲宗其後易堂九子以氣節文章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聲華至落穆守學明禮與程山謝先生相響答近百年來高風寥邈矣而先生獨奮發於陳編蠹簡之中成之以勇邁不回之氣佐之以堅苦廉毅之操內外完樸挺爲偉人嗚呼李彭諸先生如可作也能無慨然幸吾道之有人哉初零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先生先生器之館之於家昕夕論學爲日程疏記言動相交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生適過窗外駐聽之不覺淚下而拜感動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無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蓋先生爲學誠切日見其不足且又以爲身欲至之亦願人

之同至之也身卽未至之而尤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得步其後也
故其友教人也摯無智愚賢否老耄苟近之牖之卽惟恐不力有
田在城南先生嘗以秋熟視穫挾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
累累拾秉穗甚眾先生招之曰來汝無然吾教汝讀書吾自量穀
與汝歸羣兒歡爭昵就先生先生始則使識字旣使諷章句以俚
語曉譬之卒穫羣兒噪以爲先生且歸也夫先生與人之量則宏
矣而未嘗雜以意氣孳孳爲善而未嘗有干慕名譽之思自甘樸
學而恥垂空文以眩世蓋庶幾乎知至至之者乎先生以乾隆三
十年閏四月四日卒昌圖以有高風嘗被先生之教以墓道之文
屬有高聞命恐懼不知所以爲辭屏氣定息思先生爲學大旨粗

國朝書牘類集卷四十一
有明於心者謹詮次之以表於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興感於斯文者乎

右墓表羅有高撰

鄧慕濂名元昌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禽門往竟不自知何哉遂屏棄制舉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徧乃起靜坐零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慕濂喜曰吾小友也館昌圖於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攷一日昌圖讀朱子或問首章慕濂過廊廡下聞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翼焉慕濂與昌圖相持而唏謂昌

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趨願子勉卒之無跽吾所悔永爲朱子臯
人偷息天地慕濂有長兄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
刻每怒慕濂慕濂必長跪請臯必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
子請於慕濂曰感伯之德願畱守待兒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
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慕濂有田在城
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秉穗者累累慕濂招
之曰來女無然近吾吾教女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自量穀與女羣
兒爭昵趨之慕濂始則使識字旣使諷章句旣以俚語譬曉之羣
兒咸踊躍稱善旣卒穫羣兒噪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
是秋穫羣兒則就學焉以爲常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